

冬日爱情记事

冬日爱情记事

**【吉】新登字 08 字**

责任编辑：赵东寅

非常浪漫经典

## 冬日爱情纪事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延边发行所发行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120 千字

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000 册

ISBN 7-80599-560-5/I·166

定价：9.60 元

## 非比寻常的文学艺书

### ~ 出版缘起

常有人说，现代社会是冷漠的，是无情的，人们努力追求金钱利益，权利门争，情爱隐蔽在颓败性灵的面具之后，失去良善的未来。自古“爱情”就为人们所赞扬歌颂，然而，现代冷漠的迷思解构了爱情，使爱情成为世间男女渴望的美丽幻想，却也是最难解的习题。

有感於爱情已死的黑色浪潮，即将席卷现今男女，我们推出了非常文艺系列。坚守爱情原性的绝对，带给沉溺於爱情禁固论的人们一丝光明的希望。在非常文艺系列里头，我们收集珍贵感性的爱情故事，将他们的刻骨铭心的爱怨缠绵，男女之间的奥妙关系，以成熟内敛的笔触，铺阵出丰富多彩原情节意境，让人读着故事，开始对自己的爱情深省。这些看似平凡的爱情情仇，仔细咀嚼却有万般意味在其



## 冬日爱情纪事

- |   |        |    |        |    |       |    |        |
|---|--------|----|--------|----|-------|----|--------|
| 8 | 毛线手套新娘 | 20 | 做蛋糕的雪人 | 30 | 留恋一季冬 | 47 | 冬日爱情纪事 |
|---|--------|----|--------|----|-------|----|--------|



- |       |        |     |        |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|-----|--------|------|--------|
| 74    | 85     | 106 | 118    | 133  | 153    |
| 台北会下雪 | 棉花雪一直落 | 冬之爱 | 摩天大楼天堂 | 汤圆情人 | 作者纯情献言 |

## 曾经冬日——(序)

犹记得那年圣诞节前夕，曼钟跑来我店里，哭喊着：“诚诚死了！”

也是那年中国新年，她身披日式白嫁裳，和一位日裔华人共结连理。

诚成是旅日棒球明星的么凝，和弹琴的曼钟相遇在十五岁圣诞节的酒吧。

曼钟的世界从此变得有光彩。“诚诚帮我办了一个化妆舞会，我打扮成灰姑娘，他变成那个拿着玻璃鞋的王子耶！”“诚诚说我穿洋装很好看，就叫人特地从国外带了好几件名牌洋装给我！”

但幸福的日子似乎舍不得多给曼钟一分。不只是她必须出外赚钱养那因父亲病重去世而中落的家，更因为爱情的生活，对她彷若迪斯尼般的童话。

中，仿佛将发生在你我之间的际遇，真实的表露出来。

在编选文章的过程中，我们不只一次的被里面的措辞及意境强烈感动，在和作者多次的访谈交流下，为他们对爱情的明澈及坦然而悸动，这些情感的爆发力，及散发出的光采，对爱情作了最完美的诠释。我们为非常文艺系列的诞生而欢欣起舞，因为我们找到了我们要的真挚爱情，它们充满了璀璨亮丽兴与喜悦安谧，抽离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和仇恨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非常文艺系列推出之后，立刻受到广大读者热烈回响，顺利进入金石堂二月份畅销书排行榜，显示本书系已成为市场上的一股清流，为泛滥陈腐的爱情模式开辟另一新方向。也给沉溺在爱情苦海世间男女，找到一种全新而特别的传情示爱妙法。让书中温馨甜蜜的爱情故事，为你传达心意。

让文艺唤醒心灵的干枯之井，滋润你渴望幻梦的性灵，正是非常文艺系列成立的宗旨——永远朝着艺文之境迈进。



## 毛线手套新娘

今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，才十一月哪，什么鬼天气，气温竟下降到十二度左右，真是人命关天。

为了达晋被领养，临走前的一句——“等我长大的那个圣诞节，我一定会回来娶你做我的新娘。”喜南熬过一个又一个严寒的冬季，孤独的度过一个又一个的了。长大？要多大才算长大？达晋大她两岁，她今年二十五，这样是不是还不够大，还是当年的誓约只是一场儿戏，压根儿就不算数？

李老头前脚才踏出洗车场，喜南便鼓起腮帮子，双臂环胸，咬牙切齿，眸中更是怒火腾腾，仿佛想要将李老头的背影烧出一个洞，口中更是气极的吐出，“他妈的！”

李老头去年才将地租由两万调至三万，而今年竟一口要要调全五万！该死，天杀的，他怎么不干脆去抢银行算了？五万？洗一部车才八十块，兼打蜡不过一百五，她要洗几部车才够付地租啊？他分明有意欺负她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嘛，她愈想愈气，一脚踢翻了张海滩椅。

小丽和纪森正在替客人的车上蜡，见李老头一走便想上前询问几句，但见喜南踢翻了椅子，两人立即知趣的又退了回去，纪南双手虽握海棉上蜡，眸光却偷偷的直自往喜南发怒、却仍美丽得令人窒息的脸上瞧。

一部九六年最新型的宾士跑车驶进洗车场，一名西装笔挺，身材高大伟岸，一张脸谱比电影明星还俊的男子自车里走出来，深沉冷漠的眸光迅速的扫过喜南身上的连身围裙及胶鞋，抛下一句“洗车兼打蜡”便迈至一旁。他掏出香烟燃了一根，然后大大的吸了一口，再慢慢的朝空中吐出一个个的烟圈儿，自始至终都没用正眼瞧喜南一眼。

喜南为了地租的事已经够火了，此刻再遇上如此傲慢的客人，心中更是怒火沸腾，偏偏她开门做生意求财不求气，只得忍气吞声抓起塑胶水管开始洗车。

“一百五。”喜南说得简单俐落，眸光更是充满不屑。

那男子自西装内侧口袋取出皮夹子一翻——糟了！忘的带台币，脸色微微有些改变，却终于用正眼看喜南。

“对不起，我忘了带台币。”

什么意思？喜南愣了一下，然后扯着嗓门嚷道：“你的意思是……你身上没有带钱？”

小丽和纪森的目光远远地抛了过来，使得那男子的俊脸瞬间涨红，并微愠地道：“请你别这么大声嚷嚷行不行？”

“我大声嚷嚷？”一股气直直地冲上脑门，她连“呵！”了两声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敲着他的车顶，气极怒极的吼着：“喂！你有没有搞错啊，你来我这儿洗霸王车还不准我嚷嚷，这还有天理

吗？”

小丽和纪森远远地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暗暗叫糟，因喜南的脾气一旦使起来，就是十条牛也休想拉得住。

你那男子的脸色看来显然是生气了。“小姐，请你讲讲道理好不好？我只说身上没带台币又没说不付帐。”

“哈！那最好。”喜南伸出掌心向他：“拿来。”

“我——你——”

喜南真是气结了，把李老头给她受的气一并爆发在他的身上，连珠焕似得理不饶人的朝他轰过去。

“什么你呀我的，拿不出来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最痛恨你们这些有钱人了，尽会欺负咱们这些孤儿，一年涨、年年涨，你们以为我们不用吃饭过日子是不是？好哇！现在连洗车都不用付账了，没带钱？你骗谁，一部名车几百万开得出来，一百五十块却从口袋里拿不出来，说

给鬼听鬼都不会相信。”

小丽和纪森终于明白喜南为何发这么大火——李老头刚刚一定是来涨地租的。

路人陆续围观过来，那男子一脸的难堪窘迫之色，从皮夹里掏出一张一百元的美钞塞入喜南手里。

“不用找了。”随即拉开车门坐进去。

他从没见过如此不讲理又凶悍的女子，真是不可理喻！此刻，他只想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，一辈子再也别见到这个莫名其妙的女人。

喜南瞥了眼那张美钞，眼明手快的抢下他欲插入钥匙孔的那串汽车钥匙，将美钞抛在他俊美绝伦的脸上，气呼呼地叫着：“喂！我只认得孙中山及蒋中正，你拿这拿这就想充数？”

他别开脸，几乎快被她给活活气死。深深吸了口气，抓起自己腿上的那张美钞凑在她面前，用一种气极了、无奈透顶的口吻道：“小姐，一百元的美金等于两千六的台币哪，这你也不要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嘛？”

“美金？”喜南愣了一下。她是没见过美金长什么模样。因此从他手上拿过来正翻反翻、左瞧右瞧，模样甚是滑稽的好笑的凑向他问了句：“真的是美金？”

他咬牙喷气，额上因愤怒而暴出两条青筋，猛地推开车门下车，车门撞上喜南的腿，使得她没拿似的大叫起来。

“喂！你干什么？谋杀呀？以为我是女孩子就好欺负是不是？喂！你去哪儿？”

他故不理睬在身后又叫又跳的喜南，迳自走向那张倒在地上的海滩椅，扶正，坐下，并将后脑靠进椅背里，姿势煞是舒服的闭上双眼。

“喂！你干什么？喂？”喜南直嚷着，见他文风不动，眼珠子忿忿地转了一圈，走过去提了桶水又诡谲地笑着，“瞧你坐得这般舒适，想必是要我也帮你洗一洗？不过先说好，洗车八十，洗人可得一百。”

洗人？他闻言一惊，眼才张开，一桶水立即不偏不倚的朝他脸上泼过来，泼得他一身全部

湿透，他气急败坏的跳起来，张口欲骂，一阵冷风将他席卷寒彻毛骨，连续打了三个大喷嚏。

“喂！你这个疯啊……哈啾！”

喜南丢下手上的空桶子，拍拍手，嘴角噙着笑，“阁下从国外回来的吗？哦！怪不得，怪不得你没听说过一句话！”

他掏出手帕捂着开始流鼻水的鼻子，全身冷得微微发颤，“什么废话？”

喜南斜唇一笑，用标准的闽南口音道：“惹熊惹虎不通惹到恰查某。”

小丽与纪森闻言，发出一声爆笑，但经喜南飞白一瞪后立即止住。

他收起手帕吸了吸鼻子，骂道：“我看你这个女人分明是个疯子！”

“你这个王八蛋敢骂我是疯子？好哇！纪森，再给我提一桶水过来，我今天非得把他这张臭嘴给洗干净不可。”

纪森当真提了桶水过来给她，吓得他大惊失色，伸手去抢她手上的那桶水，两人你争我

夺了好一阵，最后一个不小心，整桶水便从喜南头顶倒了下去。喜南直怔怔地站着，一对眸子喷着噬人的火焰，一股寒意自脚底低低窜起，穿过她的背脊爬上她嫣红的粉颊。她猛打了个寒颤，抱着发抖的身子瞪他。

“你……你敢泼我？我就站在这里吹冷风，我看这条命你怎么赔我？”

他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他发誓。见她全身抖得又倔强的站在冷风之中一动动，心里一急，连忙自西装口袋再度掏出手帕往她脸上擦，却未发现她惊讶的眸光正一瞬也不瞬的盯着；他口袋上半悬半挂着的一只彩色毛线手套，手套上绣着的那头猪宝宝正含笑的对着她。

她缓缓伸出颤抖不安的手拉出那只毛线手套，一股雾气不知不觉模糊了双眼，两片干涩的唇颤着，眸中的泪雾便逐渐凝聚成一汪泪泡滚下脸颊。

他察觉到不对劲的停下动作，见到她手上的东西立即不悦的伸手夺了回去，吼了一句：



“不准你碰我的东——”赫见她汪汪泪眼喝声煞然停住，一对炯眸煞是莫名其妙的胶着在她美丽的脸蛋上。

她泪盈盈、楚楚可怜的凝视他，那幽怨的眸光瞧得他心慌意乱、无所适从。

“你……你没事吧？”

她伸手指向自己左后方的那座基督教堂旁边的一栋大厦——那大厦在兴建之前原来是所孤儿院，她颤着唇，含着泪道：“你知不知道每次我站在这里看着那栋大厦，就会想起在我玩具二岁那年发生的那场大火，那种感觉好可怕，但我却天天站在这里望着它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两行热泪如泉涌般的涌出眼眶，她重重的咬了下唇，自长裤的口袋里掏出与他那只大小、颜色皆相同的另一只手套凑在他眼前。

他惊愕的张大双眼，微张的唇象要说些什么，却被喉头那股梗塞的感觉给生生吞下。

喜南注视着眼中泛起的泪光，续道：“就为了它，为了那句誓言，我活生生的站在这里，